

輯編準標程課正修年五十二部育教照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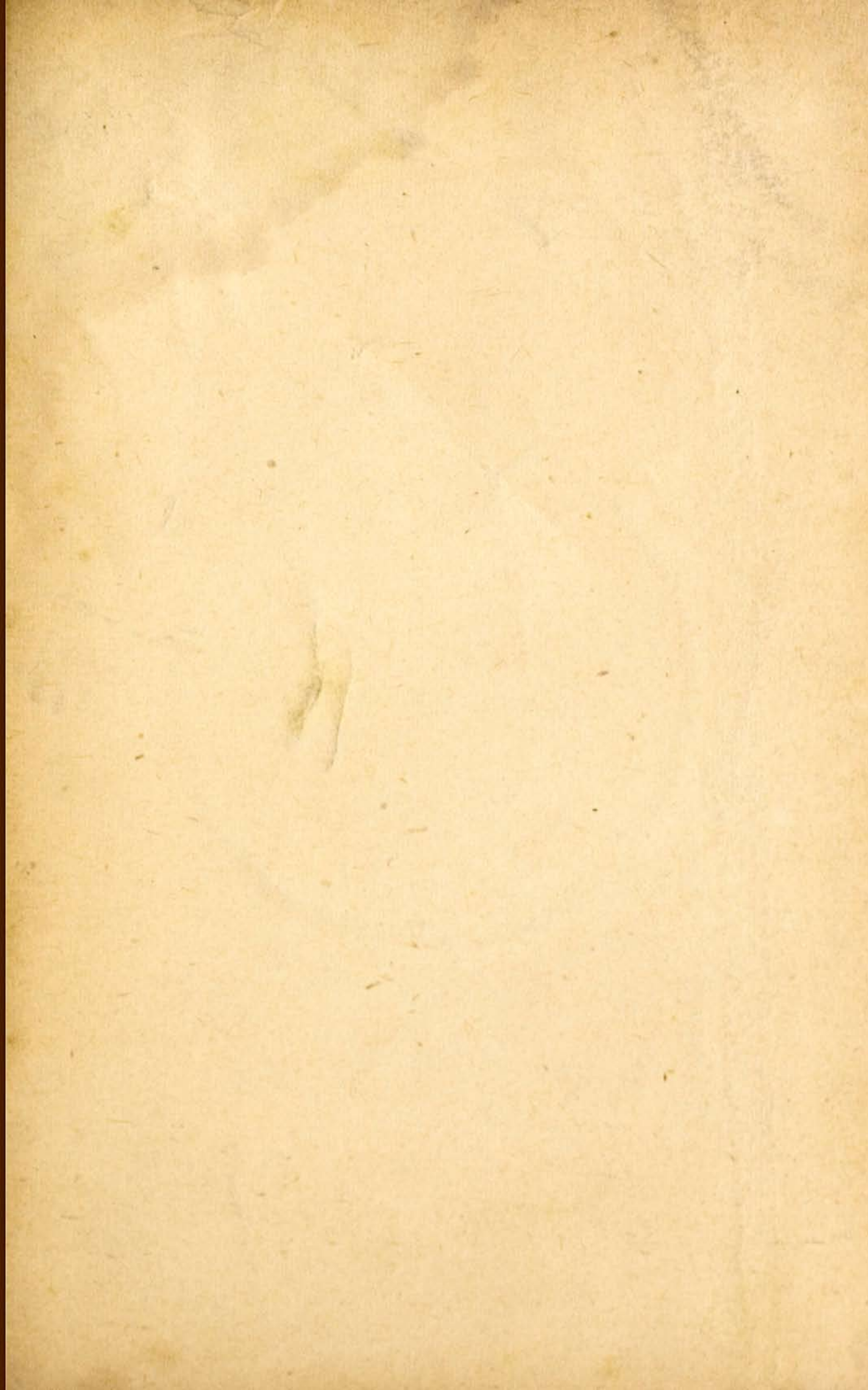
用生學學中級高

# 文國中高驗實

冊三第

校等之序白 編三頌王

局書公大港香



705

館書園山中港香  
SUN YAT - SEN LIBRARY

文國中 高驗實

冊三第

編三頌王

局書公大港香

S 26847

本冊再版時承

黃伯軒先生

指示多處敬此誌謝

— 編者 —

# 實驗高中中國文

第三冊目錄

## 第一組——詩經

一、詩大序……………一

## 二、詩經選錄四首

(一)關雎……………五

(二)黍離……………六

(三)陟岵……………七

(四)蓼莪……………八

## 第二組——楚辭

三、楚辭章句序 王逸……………九

四、離騷 屈原……………一四

五、九辯 宋玉……………三一

第三組——漢賦

六、諛賦 劉勰……………三三

七、弔屈原賦 賈誼……………四〇

八、長門賦 司馬相如……………四三

第四組——漢樂府

九、羽林郎……………四九

一〇、陌上桑……………五〇

第五組——兩漢文

一一、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五二

一二、報任少卿書司馬遷.....六二

一三、蘇武傳班固.....七六

第六組——漢建安詩

一四、古詩十九首.....八八

一五、蘇李詩.....九七

一六、建安詩一

(一)短歌行曹操.....一〇四

(二)燕歌行曹丕.....一〇六

(三)白馬篇曹植.....一〇七

一七、建安詩二

(一)飲馬長城窟行陳琳.....一〇九

(二) 七哀詩 王粲……………一一〇

第七組——漢建安文

一八、典論論文 曹丕……………一一一

一九、與楊德祖書 曹植……………一一五

第八組——魏晉南北朝詩賦

二〇、魏晉詩

(一) 詠懷詩 阮籍……………一二〇

(二) 詠史詩 左思……………一二四

二一、東晉詩

(一) 詠荊軻 陶潛……………一二九

(二) 歸園田居 陶潛……………一三二



一二二、別賦 江淹……………一三五

第九組——魏晉南北朝文

一二三、黃憲傳 范曄……………一四〇

一二四、與陳伯之書 丘遲……………一四四

一二五、詩品序 鍾嶸……………一四九

一二六、文選序 蕭統……………一五九

一二七、哀江南賦序 庾信……………一六七

第一〇組——唐詩

一二八、唐詩一 陳子昂 張九齡 賀知章 王維 孟浩然……………一七三

一二九、唐詩二 李白 杜甫 岑參 高適 元稹 韓愈 杜牧 李商隱 王昌齡 劉禹錫 王之渙……………一八五

三〇〇、長恨歌白居易……………一九二

第一組——唐文

三一、答李翊書韓愈……………一九八

三二、與孟尚書書韓愈……………二〇二

三三、答韋中立書柳宗元……………二〇七

三四、楊烈婦傳李翱……………二一三

三五、書何易于孫樵……………二一七

第一二組——唐小說

三六、紅線傳袁郊……………二二〇

第一組——詩經

一 詩大序

關雎，(一)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二)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三)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四)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五)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六)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七)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題義〕

此毛詩關雎前所列之序。陸氏釋文云：「舊說云：起此（指首句）至『用之邦國焉』

，名爲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迄末，名爲大序。」按、毛詩每篇皆有序以釋其義，間述其本事，謂之小序。此則於關雎篇小序後並論全書，故曰大序。

〔作者〕

陸德明經典釋文：「沈重云：案鄭（玄）詩譜，意大序是子夏（卜商，孔子弟子。）

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按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漢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因作毛詩序，善

得風雅之旨。「今人多疑爲漢人作。」

〔注釋〕（一）此毛詩周南第一篇，即取首句「關關雎鳩」中二字爲題。（二）「關雎……

用之邦國焉」爲關雎篇之序。「風，風也……教以化之」釋「風」字之義，下節總論「詩」。蓋古書小題在前，大題在後，故首述關雎，次釋「風」，然後論及「詩」也。（三）本篇於六義僅釋風雅

頌。按賦者直陳其事，直抒其義；比者以物比人，託譬設喻；興者前比後賦，借喻起興。三者爲作法上之差別。（四）國風自邶風以下爲「變風」；小雅自六月以下，大雅自民勞以下，皆爲「變雅」

。（五）鄭玄毛詩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又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詩正義引。）此毛詩說。史記孔子世家云：「關雎

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此魯詩說。（六）麟趾，爲周南末篇，此數語釋周南。周公名旦，武王弟，相成王攝政者。（七）鵲巢，召南首篇。騶虞，召南末篇。

此數語釋召南。召公名奭，與周公同輔成王者。（八）李善云：「哀」當作「衷」，謂中心念之也。

(一) 關雎 (周南)

關關雎鳩，(二) 在河之洲。(三) 窈窕淑女，(四) 君子好逑。(四)

參差荇菜，(五)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六) 悠哉，悠哉！(七) 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八)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九)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題義〕 詩三百五篇，相傳經孔子刪定，實為吾國最早詩之總集。漢初，治詩者有三家，魯

詩齊詩韓詩均亡，毛詩晚出獨存。分風、雅、頌三種，周南列國風之首，解說不一。舊說以為周公文

化南行，故曰周南，關雎為周南之第一篇，蓋取其首句中兩字為題，詩既採自民間，其作者有可考者

，有不可考者，關雎一篇，即無從稽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詩序之言，未可盡信；此

蓋民間之戀歌耳。

〔注釋〕 (一) 關關，雌雄相應聲。雉鳩，水鳥。(二) 水中可居者曰洲。(三) 窈窕，幽閑貞靜貌。淑，善也。(四) 速，匹偶也。(五) 參差，不齊貌，荇菜，水中草。(六) 寤，醒也。思，語詞。服，思也。(七) 悠，思也。(八) 采，同採。(九) 芣，音冒，搯也。

(二) 黍離(王風)

彼黍離離，(一) 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二) 中心搖搖。(三)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四)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五) 行邁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心中如噎。(六)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題義〕

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



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王，王城卽洛邑。

〔注釋〕（一）黍，禾屬。離離，垂貌。（二）邁，遠行也。靡靡，猶遑遑。（三）搖搖，不定貌。（四）何人，謂何等之人。（五）穗，花也。（六）噎，咽喉閉塞之貌。

（三）陟岵（魏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三）猶來無止！（三）」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題義〕

詩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

而作是詩也。」

〔注釋〕（一）「上」同「尙」，庶幾也。「旃」，之也。（二）「猶」，猶可也。「無止」，謂無止於彼而不來也。

（四）蓼莪（小雅）

蓼蓼者莪，（一）匪莪伊蒿；（二）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四）鮮民之生，（五）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

？（六）無母何恃？（七）出則銜恤，（八）入則靡至！（九）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一〇）畜我，長我，（一一）育我，顧我

，復我，（一二）出入腹我，（一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一四）

南山烈烈；（一五）飄風發發。（一六）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一七)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一八)

〔題義〕

詩序云：「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注釋〕

(一)蓼，音六。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二)蒿，賤草。(三)蔚，蒿

之粗者。(四)餅，壘，皆酒器。罄，盡也。(五)鮮，寡也，無父母也。(六)怙，持也。

(七)恃，依也。(八)銜恤，猶言含悲。(九)靡至，如無所歸也。(一〇)拊，同撫。

(一一)長，鞠立成長也。(一二)復，反復，不能暫舍也。(一三)腹，包藏之也。(一四)

猶言「蒼天不佑」。(一五)烈烈，高大貌。(一六)飄風，暴起之風，發發，疾貌。(一七)

律律，猶烈烈；弗弗，猶發發。(一八)卒，終養也。

### 第二組——楚辭

### 三 楚辭章句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詰，天生不羣，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一)其文采，以相教傳。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二)孝章卽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三)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四)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

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五)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六)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于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七)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八)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九)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十)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十一)也。「馳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十二)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十三)之謀謨也。登崐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十四)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十五)百世無匹，名垂罔極，

永不刊滅者矣。

〔題義〕

離騷在中國文學中之地位爲何如，又其對於後代之影響爲何如；本文之論，均極切當。但謂「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則未免稍涉牽強耳。

〔作者〕

王逸，字叔師，東漢宣城人。初爲校書郎，順帝時遷侍中。著楚辭章句及賦，誄，書，論，雜文凡二十一篇。

〔注釋〕

(一)「瑋」，重也。(二)劉向哀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

，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

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爲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三)賈逵，字景伯，平陵人，明帝時與

班固共校秘書。(四)離騷有「撫壯而棄穢兮」句，殆班賈章句以「壯」爲「狀」。(五)論

語衛靈公：「志士仁人，有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六)楊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

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七)班固離騷序：「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

，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司馬子椒及懷王幼子子蘭，皆譖屈原者。)愁人苦思，強非其

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八）見詩大雅抑篇。（九）見詩大雅生民篇。（十）見詩鄭風

有女同車篇。（十一）見易乾卦。（十二）亦見易乾卦。（十三）咎繇即皋陶。虞書有皋陶謨

篇。（十四）書禹貢「禹敷土。」注：「布治九州之土。」（十五）「相」，亦資也。詩大雅棫

樸：「追璞其章，金玉其相。」

### 四 離 騷

屈 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  
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  
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  
，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



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八)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  
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蒨。(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紂之昌披(十)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十一)兮，路幽昧  
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十二)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  
前王之踵武。(十三)荃(十四)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十五)

余固知謇謇(十六)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  
唯靈脩(十七)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十八)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  
夷與揭車兮，(十九)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二十)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三  
一)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

，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二三)長顛頷(二四)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菑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二五)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二六)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二六)謇朝諝而夕替。(二七)既替余以蕙纒(二八)兮，又申之以攬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二九)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三〇)。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忸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

世而固然。何方園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三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三三）

悔相道之不察（三三）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三四）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三五）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三六）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三七）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三八）曰「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三九）汝何博謇（四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賚茝薜（四一）

以盈室兮，判(四二)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四三)  
(三)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四四)依前聖以節中兮，喟  
憑心而歷茲。(四五)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衎。(四六)羿淫遊  
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四七)澆  
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四八)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四九)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五〇)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

醢。(五二)曾(五三)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五三)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五四)欲少留此靈瑣兮，(五五)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五六)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五七)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五八)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五九)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六〇)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六一)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六二)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六三)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六四)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六五)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六六)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六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六八)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六九)欲遠集而無所止兮，(七〇)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七一)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  
終古！(七二)索薶茅以筵篳兮，命靈氛爲余占之。(七三)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七四)曰「勉  
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七五)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  
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七六)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  
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七七)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  
之。(七八)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七九)皇剡剡其揚靈兮，(八  
〇)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八一)湯禹儼而  
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

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八二)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八三)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鳴(八四)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薳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八五)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八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八七)專佞以慢慝兮，糞(八八)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八九)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九〇)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糜以爲糧。(九一)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九二)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邇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掩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九三)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九四)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九五)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九六)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九七)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九八)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九九)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題義〕

離騷之特色，在運用神話傳說爲象徵，使不易表達之情緒得以表出，即史記所謂『舉

類邇而見義遠』也。史記屈原列傳云：「『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

盡志，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

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

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

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分段從戴震屈原賦注）

〔作者〕 屈原，名平，戰國時人。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同列大夫妒

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褻，憂心煩亂，乃作離騷，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走汨淵，自沉而死。汨淵卽汨羅淵；又謂之屈潭，由汨羅二水合流而成，在今湖南湘陰縣北，西流入湘。

〔注釋〕

(一)「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斗柄指寅。(二)「皇」，父也，「覽」，觀也。「揆」，度也。「初度」，謂始生之時。「肇」，始也。「錫」，賜也。(三)「紛」，盛也。「內美」，天賦之美質。「修能」，長才也。(四)「扈」，披也。「離」，香草，卽蘼蕪，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紉」，結也。(五)「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己之汲汲自修，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待我而過去也。(六)「阯」，山名，在楚之南。「木蘭」，木名，皮似桂而香，狀如楠，去皮不死。「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曰「宿莽」。(七)「美

人」，喻君。（八）三十日「壯」。「棄」，去也。草荒曰「穢」，以比惡行。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壯盛之時棄去惡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爲君前導也。（九）黃伯軒按：三后，熊繹若敖蚡冒也，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也。「申椒」「菌桂」，皆香木，「蕙」「菝」皆香草，卽所謂「衆芳所在」也。（十）「昌披」同「猖披」，亂也。（十一）「偷樂」，苟且爲樂。（十二）「皇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十三）言所以奔走以趨君之所鄉，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導之者，欲其有以躡先王之遺跡也。（十四）「荼」，蓋亦香草，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十五）「齎怒」，積怒也。（十六）「審」，忠貞貌。（十七）「靈脩」，謂能神明遠見者，稱君之詞。（十八）「數化」，志數變易，無常操也。（十九）「畦」，種也。「揭車」，亦芳草名。（二十）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二一）「憑」，滿也。（二二）「信姱」，實好也。「練要」，擇要也。（二三）「顛頡」，不飽貌。（二四）「胡繩」，亦香草。「纒纒」，索好貌。（二五）「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二六）「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

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二七）「諄」，諫也。「替」，廢也。（二八）「纓」，佩帶也。（二九）「浩蕩」，無思慮貌。（三十）「偈」，背也。「錯」，置也。（三一）「攘」，取也；「詬」，辱也。（三二）以上言讒人之害而將擠於死。（三三）「相」，視也；「察」，審也。（三四）「離」，遭也。「初服」，初時之所服。（三五）「岌岌」，高貌。「陸離」，光彩也。（三六）「昭質」，光明之本質。（三七）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三八）女嬃，屈原姊。「嬋媛」，賢淑貌。「申申」，重複也。（三九）鮀堯臣，堯殛之於羽山。後漢書鄭興傳云：「堯知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黃伯軒謂：「觀此，可知鮀在當時必爲望重之人，堯乃因人心之所共推而用之也。」「亡身」，一本作「方身」，猶方命也。（四十）「博謇」，博取忠直之度也。（四一）「蕢」，蒺藜；「菘」，王芻；「菴」，泉耳；三者皆惡草。（四二）「判」，別也。（四三）「戶說」，謂挨戶而說之。「余」，姊代言。（四四）「予」，姊自謂。以上設爲女嬃辭，勸其和光同塵。（四五）「前聖」，卽指重華。「節中」，謂求得是非之中。「憑」，懣也。言聞姊之言，欲就決於前聖，故憤懣歷前路，以節中於重華。（四

六)啓，禹子也。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繼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夏康，啓子太康也。「五子」，太康兄弟五人也。太康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而五子用此亦失其國。「家術」，謂宮中之道。事見書大禹謨及五子之歌。黃伯軒按：闕字亦作闕。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曰：「闕，鬥也。私闕，猶言家鬥」。闕之爲闕，猶闕之爲巷也。(四七)羿代夏爲政，亦娛樂田獵，其相寒浞殺之，取其妻。(四八)寒浞子澆，多力，殺夏后相，卒爲相子少康所誅。以上二事見左傳襄公四年及襄公五年。(四九)夏桀，夏末帝，爲商湯所放。(五十)后辛卽紂，商末帝，殺比干，醢梅伯，爲周武王所誅。(五一)以上言質之於舜，而又不肯不爲善，不敢與世俗和同。(五二)「會」，累也。(五三)「駟」，一乘四馬也。「虬」，亦龍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鶩」，鳳之別名。言以鳳爲車，而駕以四虬也。「溘」，掩也；「埃」，塵也。(五四)蒼梧，舜所葬也。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五五)「靈瑣」，神之宮門。(五六)羲和，日御也。崦嵫，日所入山也。(五七)咸池，日浴處也；扶桑，日所拂木也。「若木」，在崑崙西極，日所入處。「拂」，擊也。

(五八)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五九)「未具」，謂裝備未具，托辭也。(六十)「飄風」，迴風；「屯」，聚也。「相離」，吹鳳離散。「御」，迎也。(六一)「闔闔」，天門；「望予」，謂但望之而不即閱也。(六二)白水，出崑崙之山；閼風，在崑崙之上。「縹馬」，繫馬也。(六三)「高丘」，指閼風山上。「無女」，謂無與己同心者。(六四)豐隆，雷師。慮妃，神女。(六五)蹇脩，伏羲臣。「爲理」，爲媒也。(六六)「離合」，媒者言辭未定之象。「緯繯」，如墨繩之劃定；「難遷」，無可轉移。言決然拒絕，無可挽回也。(六七)窮石，山名，弱水所出。消盤，水名，出嶠嶷之山。(六八)「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女」，美女也。(六九)「詒」，遺也。高辛，帝嚳，次妃爲有娥氏女。(七十)「遠集」，去遠方而棲止；「無所止」，無可往居者。(七一)有虞，國名，姚姓，舜之後。少康奔於有虞，得其二女。(七十二)以上言就舜陳辭之後。上下求索，皆無所遇。(七三)「薏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音專)。靈氛，古之善卜者。(七四)此問卜之辭。(七五)此靈氛答詞。(七六)「艾」，非芳草。「要」，同「腰」。(七七)「蘇」，取也。以上言

上下求索無所遇，乃從靈氛而卜。（七八）巫咸，古神巫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七九）九疑，山名，在今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八十）「皇」，謂衆神。「剡剡」，光也。（八一）「矩」，所以爲方之器，「矱」，度也。「矩矱所同」，意即能與合者。（八二）呂望姜姓，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因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八三）甯戚，衛人，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用爲客卿，備輔助也。（八四）「鶉鴝」，即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八五）此言不速去則恐爲黨人所害。（八六）此「蘭」暗指司馬子蘭。（八七）此「椒」暗指司馬子椒。（八八）「檄」，茱萸，殆亦有所指。（八九）「祗」，敬也；言不能重視其芳也。黃伯軒按：祗與振同。（九十）以上因疑靈氛之言，乃就質於巫咸。（九一）「精」，鑿也；「瓊糜」，玉屑也。「緜」，糧也。（九二）雜錯象牙與玉石以爲車。（九三）「天津」，東極也。（九四）流沙，在西極；赤水出崑崙山。（九五）西皇，帝少皞也，所居在西海之津。（九六）「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



難，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九七）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西海在西極。（九八）「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舊鄉」，謂楚國。（九九）以上姑從靈氛之占，聊設遠行之想，但終於懷念舊鄉，乃致決心「從彭咸之所居」。

## 五 九辯

宋 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一）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沲寥兮天高而氣清，（二）宋廖兮（三）收潦而水清。憊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四）去故而就新。坎廩兮，（五）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宗漠而無聲。鴈靡靡而南遊兮，鷓雞啁晰而悲鳴。（六）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豐豐而過中兮，（七）蹇淹留而無成。（八）

右一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  
逍遙兮今焉薄？(九)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  
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旣駕兮竭而歸，(一〇)不  
得見兮心傷悲。

倚結軫兮長太息，(一一)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瞽亂  
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怲怲兮諒直。(一二)

右二

〔題義〕

王逸曰：「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朱熹

曰：「九辯者，屈原弟子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云。」離騷：

「啓九辯與九歌兮」，天問亦有「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之言，可知九辯乃古樂名，宋玉特借其體耳。

〔作者〕 宋玉，楚人，在屈原後，與唐勒景差同時，事楚襄王爲大夫，（近人陸侃如謂與襄王

無君臣關係。在烈考王時曾爲小官，存考。）以詞賦見稱，不敢直諫。

〔注釋〕（一）僚慄，猶悽愴也。（二）沈寥，曠蕩空虛也。沈，音血。寥，或說當作漻，高貌

。（三）源瀆順流漠無聲也，宋，一作寂；廖，一作寥，一作漻。五臣云：『寂漻，虛靜貌。』（四）

愴愴憤憤，皆失意貌。（五）坎廩，不平也。（六）鷓鴣，似鶴，黃白色。啁晰，聲繁細貌。（七）

臺臺，進貌，音尾；過中，謂過一歲之半也。（八）蹇，語詞也。（九）薄，止也。（十）謁，丘傑

切，去也。（二）結軫，謂軾之橫聳交錯；軾者，軾較下縱橫木總稱。（三）怳怳，心急貌。

### 第三組——漢賦

#### 六 詮賦

劉 勰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二）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三)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四)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五)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六)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七)士爲之賦狐裘，(八)結言扠(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九)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一〇)宋玉風、釣，(一一)爰錫名號，與詩畫境。(一二)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一三)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一四)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一五)漢初詞人，順流而作。(一六)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一七)繁積於宣時(一八)，校閱於成世(一九)。進御之賦，千有餘首

。 (二二) 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二三)

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 (二四) 並體國、經野，義尙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 (二五) 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 (二六)。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 (二七)，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

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 (二八) 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 (二九) 宋發巧談，實始淫麗。

(三〇) 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 (三一) 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 (三二) 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 (三三) 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 (三四) 孟堅兩都，明絢以雅瞻； (三五) 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 (三六) 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

；(三五) 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三六) 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

(三七)

及仲宣(三八) 靡密，發端必適；偉長(三九) 博通，時逢壯采。太冲、

安仁(四〇)，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四一) 底績於流制。景純(四二) 綺

巧，縛理有餘；彥伯(四三) 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四四)

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四五)

五(贊略)

〔題義〕

詮賦，爲文心雕龍之一篇。該書之性質，約當於今日之文學概論。雖其理論與今人多

有不同處，然其可取者尙多。本篇於楚辭以來漢、魏、晉、南北朝之賦，詳述其流變，並揭鋪采摛文，爲賦之體；體物寫志，爲賦之旨；風軌勸戒，爲賦之用；於麗則麗淫之談，蓋辨之深矣。

〔作者〕

劉勰，字彥和。南朝梁東莞莒人，早孤而好學，寄居僧寺，博通經論，著文心雕龍五十篇。

〔注釋〕

（一）賦，爲詩中六義之一，詳見第一課詩大序篇中。

（二）此言賦之體也。

（三）公卿獻詩，以觀民風。箴，規諫之辭。賦，卽所謂「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之語。瞽，瞽者也。

。按，瞽賦，大抵如後世盲翁唱故事詩之類。邵公語原見國語。（四）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

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五）此言詩序謂詩、賦同義，而傳說謂詩，賦異體也。實

則詩與賦如樹木之枝與幹也。（六）鄭莊公感穎考叔之言與武姜隧而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事見左傳。（七）晉獻公使士蔿爲夷吾城屈，不慎，晉侯讓之，士蔿退而賦曰：

「孤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事見左傳。（八）短，都管切，同短。（九）此段大意謂

其初，賦皆短章，至屈原作離騷，而始演爲長篇也。靈均，屈原字也。謂賦出於詩，至楚辭而始自成一體也。(一〇)荀況，卽荀子，有禮賦、智賦。(一一)宋玉，屈原弟子，有風賦、釣賦。見第五課作者。(一二)謂賦至此而始自立名目，顯然與詩劃分界限也。(一三)謂賦本詩之屬國，今已獨立，而且成爲一大國也。(一四)「述主客」云云，謂設爲主客問答之詞也。「別詩之原始」云云，仍是伸說詩、賦之別。(一五)漢書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一六)以下列舉漢初作賦之名家。(一七)漢書藝文志：有陸賈賦三篇，賈誼賦七篇，乘，枚乘也。馬，司馬相如也，揚，揚雄也；王，王褒也；各以能賦著稱。臯，枚臯也；朔，東方朔也；亦以能賦著稱。謂臯、朔以後則一切品物皆取以爲賦料也。(一八)謂漢宣帝時也。(一九)謂漢成帝時也。(二〇)謂此時期賦之數量甚多。語見兩都賦序。(二一)伸說賦成立於楚而盛行於漢也。(二二)此謂賦之取材也。京如二京，殿如靈光殿，苑如上林，獵如羽獵，述行如北征、東征，序志如幽通、思立是也。(二三)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歸餘於終。』倡序，篇首之詞，猶今言緒論也。總亂，篇末之詞，猶今言結論也。(二四)此釋「序」與「亂」也。那爲詩商頌中之一篇，卒章，



末章也。閱馬父稱之亂曰云云，事見國語。（二五）殷人輯頌，指上文閱馬稱亂事，楚人理賦，指屈原、宋玉之賦。（二六）此段言各雜賦也。漢書藝文志，有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二七）荀，荀子也，隱語，猶今云謎語。荀子賦多隱語。「事數自環」，謂事、數自相迴環。數，亦事也。迴環，謂互相隱射也。（二八）宋，宋玉也。玉有高唐賦、神女賦、好色賦。故謂爲淫麗。（二九）枚乘有菟園賦。菟園，苑名。（三〇）司馬相如有上林賦。（三一）賈誼有鵬鳥賦。誼在長沙，有鵬鳥飛止於坐隅，鵬，不祥之鳥也，誼自傷悼而作賦。（三二）子淵王褒也，有洞簫賦。（三三）孟堅，班固也，有兩都賦。兩都者，漢之東都、西都也。（三四）張衡有二京賦。二京，東京、西京也。（三五）子雲，揚雄也，有甘泉賦。甘泉，宮名。（三六）延壽，王延壽也，王逸子。遊魯，作靈光殿賦。（三七）凡此十家，總結上文自荀子至王延壽共十人，爲周末及兩漢之作家。（三八）王粲也，有登樓賦。（三九）徐幹也。（四〇）太沖，左思也，有三都賦。安仁，潘岳也，有射雉、西征等賦。（四一）士衡，陸機也，有文賦。子安，成公綏也，有嘯賦。（四二）郭璞也，有江賦。（四三）袁宏也，有東征賦。（四四）總結上文自仲

宣至彥伯共八人，皆稱其字。仲宣、偉長，三國時人；其餘皆晉人。（四五）揚子，揚雄也，揚子法言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爲。」雕蟲，謂蟲之食葉如雕刻。此比文章之技巧也，法言又云：「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言錦繡有害於女工。此比文章之浮華而無實用者也。又按，篇末有贊八句，無關要義，今刪去。

## 七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二）兮，埃罪（三）長沙；仄（三）聞屈原兮，自湛（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鬪茸（五）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六）爲溷兮，謂跖蹻（七）爲廉；莫邪（八）爲鈍兮，鉛刀爲銛（九）。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一〇）。斡（二）棄周鼎，寶康瓠（三）兮。騰